



古香齋鑿賞袖珍史記卷六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裝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

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

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口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一年而生又元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元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

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想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

也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案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地理志

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

苦縣實屬淮陽郡苦音估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按葛元云李氏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按葛元云李氏

云生而指李樹因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按周守藏室之史也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張湯傳老子

藏反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案大戴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案劉氏云蓬累猶扶持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助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正義蓬沙積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幡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

根斷隨風轉移也幡蒿江東呼為斜蒿云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案賈音古深藏謂

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案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案

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是皆無益於子

古香齋史記 卷之十三 二

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案隱李尤函谷關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疆其兩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案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

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案隱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述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菹芟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案隱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二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

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
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
經歷天地終始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
不可稱載也

二十九年集解徐廣曰實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

王者出焉索隱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

與此傳離合相反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

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

段干集解駟案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

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木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

下自別有段姓宗子注索隱音鑄注子宮宮元孫假

何必段干木邪義之樹反

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

王邛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音

黜黜退而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

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此

義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

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集解駟案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劉

征記云蒙縣莊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漆園故城在曹

州宛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

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

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按莊子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

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

律寓音遇率猶作漁父盜跖佞倖

類也寓寄也去劫反

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

以詆訛孔子之徒

音訛謂詆訛毀

實 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

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

居畏累之山成瑛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灾然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然善屬書離辭

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

指事類情用剽剝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泚洋自恣以適已

泚洋音注羊又音晃養又作癢

威王聞莊周賢

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

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

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也豚小豬臨宰時願為孤小豚不可得也

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

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漢水之上楚王使大夫

往日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願曰吾聞楚有神龜死
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
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
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

案隱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
南京縣

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刑名法術

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

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案隱王劭按紀年韓昭侯
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

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集解駟案

曰今民間所有上書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過
太史公所記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正義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

九年虜王喜刑名法術之學
集解駟案新序曰申子之
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

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

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於黃老
案隱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
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

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
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

大抵亦崇黃非為人口吃
正義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

李斯俱事荀卿
正義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
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

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

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

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
禁實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正義介甲也今
冑兜鍪也

者所養非所用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極及折衝禦

侮之人主臨事任用並非所也所用非所養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

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

失之變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非所著書

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

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

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

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

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

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

詰難之故其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具終死於

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具終死於

秦不能自脫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

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說難曰凡說

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

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

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

也正義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

也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

也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橫擴

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凡說之難在知所說

說已之情此雖是難尚非極難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

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

以人臣踈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

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

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前者三說並未為難

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

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謂所說之王中

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

情必不收矣索隱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

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

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

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踈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

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

其身索隱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

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

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正義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

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正義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周澤未渥也而語極

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正義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

有功君不以為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

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

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

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與音

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

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

以爲間故身危正義人主明所出乃以爲功而說者與知是則

有所營爲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危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粟太

必不爲索隱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止之以

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粟太

言後遂下獄也正義疆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爲而故

說者疆令爲之人主已營爲而說者疆止之者身危故

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正義間音紀竟反說彼大

乃爲刺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警權索隱韓子警權作賣

譏間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警權正義韓子警權作賣

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驚論其所愛

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賣已之權正義驚論其所愛

則以爲借資正義說人主愛行人主論其所憎則以爲

嘗已正義論說人主所憎惡人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

之索隱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沈

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正義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

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正義汎濫浮辭也博聞廣言順事

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順事

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

情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草野猶鄙陋也廣

也倨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

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彼自知其計則無

以其失窮之正義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自勇其斷

以其失窮之正義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自勇其斷

以其失窮之正義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自勇其斷

則無以其敵怒之

索隱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

上以致譴怒也

正義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於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

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索隱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

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

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

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義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

乙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

索隱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

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

正義人主與甲同失

大忠無所拂辭

說者文飾甲之無失

忠之人志在匡

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悟言無所擊排謂大

忠說諫之詞不欲歸於安人興化亦迺後申其辯知焉

此所以親近不疑

正義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與

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知盡之難也

集解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

辭正義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

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

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

相須鹽梅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

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正義

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

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伊尹為庖

正義殷本紀云乃為有莘

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

百里奚為虜

正義晉世家云虢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

勝秦穆姬也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

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汙音烏故則非能

仕之所設也韓子作能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

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其子鄰父說皆當矣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廼以

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

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

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

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

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

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

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

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

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

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

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

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

之為蟲也正義龍蟲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說者能不犯人

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

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集解駟案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于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荅云云廼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集解駟案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集解駟案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

防終亡
李斯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三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四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穰苴田氏之族為大

義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

河上索隱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

滄德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

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
 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穰苴謂命之為
音卽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將兵扞燕晉之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
 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
 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按旦日謂明旦
 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穰苴立表謂立木為表以
知刻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己音
紀監甲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

表決漏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

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

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

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

其身援枹音袁枹音浮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

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

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

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

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

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

受集解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

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

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

馬之左驂以御馬在左故也正義駙音付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

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

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

正義此作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

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度黃河水

北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

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

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

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

高國等索隱田乞田僖子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

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此文

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用兵行威大放

穰苴之法正義放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

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

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

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喪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古香齋覽賞袖珍史記卷六十四

古香齋覽賞袖珍史記卷六十五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

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孫子兵法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

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

得百八十八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索隱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鉄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

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集解駟案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著錄正義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

嘗與龐涓俱學兵法臏頻忍反龐涓反涓古元反龐涓既事魏得

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

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梁今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

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

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

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第且

也射音石隨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質猶對也將欲對射射孫子

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

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

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

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

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

之捲即拳也劉氏救鬪者不搏擻索隱音博戰謂救鬪

云控總捲縮非也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

手助相搏擻則其怒益熾矣批亢擣虛反亢音苦浪反

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

也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梁趙相攻
梁趙謂若其相亢擊擣彼虛則見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

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

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

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梁趙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

破梁軍後十五年

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

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

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

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

利者蹶上將

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

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

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

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

而旁多阻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

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

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

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

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古者齊吳言 卷之二十五 友傳 四
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然用兵司馬穰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 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藥音吮音弋軟反又才軟

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
 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
 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
 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
 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
 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
 在其北集解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脩政
 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劉氏按紂都朝歌
 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

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也集解駟案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武

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

索隱呂氏春秋作商文 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

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

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

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

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
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
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密隱韓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
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
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
侯之國小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
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
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
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
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

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
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
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
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
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
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密隱
楚系家悼悼王既葬太子立密隱肅乃使令尹盡誅射
王名疑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
世多有故弗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

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則孫臏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礮事楚死後留權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五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

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

無忌為少傅索隱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

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
 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
 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
 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
 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
 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集解駟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
 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
 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
 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
 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

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

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

太子案奮揚城父案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

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

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

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

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案音犬

詭反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

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

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

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案弓執矢嚮使者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

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案隱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白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白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案解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案隱張勃

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

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

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

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

其鍾離居巢而歸鍾離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鍾犁贏姓之國

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

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

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

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左傳專諸設諸退而與太

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

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

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

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

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

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

孫伯嚭亡奔吳集解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

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宗姓伯嚭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

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

不得歸公孫燭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

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

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

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集解駟案

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

瓦集解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

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集解駟案豫章在江

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

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

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

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

弟夫概將兵請從集解駟案子常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

擊楚將子常集解駟案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

而前五戰遂至郢集解駟案郢楚都已卯楚昭王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

集解駟案音云國名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

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集解駟案

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

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

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

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

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申包胥言聞人眾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慘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讐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埋施事何得責吾順理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

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六月敗吳兵於稷集解駟案稷邱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留

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

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

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集解徐廣曰在慎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

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

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集解音普寒反又音婆

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集解楚地音當是時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

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姑蘇當作構李乃文誤也左傳

世軍卻闔廬病創正義闔廬案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

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

湫集解駟案音椒正義又如字正義越王勾踐乃以餘兵

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土地名在越州

厚幣於吳太宰嚭以請和正義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

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高誘云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

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

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

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

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

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

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

於艾陵正義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

以歸正義鄒君居兗州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

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

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

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

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有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子茲邑此商之所以與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諫諫隱懷沮毀用事集解

皮逼反 集解 駟案

沮自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集解 駟案 鏤錄于反 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 幾 音祈 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

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

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

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

上也今名葑門鱒音普姑反鱒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

子胥濤盪羅城開此門有鱒鱒隨濤入故以名以觀越

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

盛以鴟夷革集解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浮之江

中集解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吳人憐之為立祠

於江上正義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

因命曰胥山集解張晏曰胥山在太廟邊去江不遠百

里故云江上正義吳地記云胥山太廟邊

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二王廟

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

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

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

臯橐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遠遼縣東南其明

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橐臯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以令周室越

王勾踐襲殺吳太子正義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

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

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正義紀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

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

葉式涉反杜預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

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鄆徐廣曰潁川鄆陵是鄆城在豫州鄆城縣南

號為白公鄆音偃括地志云故鄆城在豫州鄆城縣南四十二里又有白亭

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

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

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

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入問

曰索隱左傳作子期之子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

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

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左傳

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左傳

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杜預云石乞從

者屈固集解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

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索隱蓋此本爲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

夫人之宮索隱昭王夫人即惠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

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左傳云

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

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

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

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
雪夫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窘音求殞反
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
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
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
慝員獨忍詬志復寃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
恥抉眼棄德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六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人唯文翁孔

廟圖作七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

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

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曰子張才過人 **參也魯** 集解 孔安國曰魯 **柴也愚** 集解 何晏

失於邪僻文過 **由也嘖** 集解 鄭元曰子路之行失於嘖 **回也**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 **回也**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回也**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殖焉億則屢中 集解 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 **回也**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殖億度是非蓋美同所以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 **回也**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 **回也**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 **回也**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子於衛蘧伯玉 集解 大戴禮外竟而內直自設於隱括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終蓋蘧伯 **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集解 大戴禮外竟而內直自設於隱括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玉之行 **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集解 大戴禮外竟而內直自設於隱括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平仲之行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問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 **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下惠 集解 大戴禮孝恭慈仁允德圖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集解 駟案大戴禮曰孔子云國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入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二十八篇今裴氏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志銅鞮縣名屬上黨 **銅鞮伯華介山子**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集解 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集解馬融曰克己約

也身能反禮集解孔子曰賢哉回也集解衛瓘曰非大賢樂

則為仁矣集解孔子曰賢哉回也集解衛瓘曰非大賢樂

索隱集解衛瓘字伯玉晉太一簞食一瓢飲集解孔安國曰顏回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集解孔安國曰顏回

不改其樂也集解孔安國曰於孔子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集解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集解孔安國曰

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

是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

是行集解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回年二十九髮盡白

蚤死集解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

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

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

設事之辭按顏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設辭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集解王肅曰顏回

能使門人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集解

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

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閑損字子騫集解鄭元曰孔子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集解陳羣曰

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

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如有復我者

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也

古者有言... 卷之二十七... 三

集解孔安國曰復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我者重來召我 冉耕字伯牛集解鄭元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

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集解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曰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矣夫集解包氏曰再言

冉雍字仲弓集解鄭元曰魯人索隱家語云仲弓問政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集解孔安國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集解包氏曰在邦為孔子以仲弓為

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集解包氏曰可使南

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集解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

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集解鄭元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

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集解孔安

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

吾不知也集解孔安國曰賦兵賦也復問子路仁乎孔

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集解包氏曰賑子曰行

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集解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

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集解鄭元曰言冉

在勝向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集解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

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

玃豚集解駟案冠以雄雞佩以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

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服虔注左氏云古

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

孔子曰先之勞之集解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

勞請益曰無倦集解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子路

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

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集解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

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

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

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集解孔安國曰前所

聞不得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集解孔安

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

材集解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論語義也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集解孔安國曰衣敝緼袍集解孔安國與

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集解馬融曰升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干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

溺荷蓀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為大臣

與孔子曰可為具臣矣集解孔安國曰子路為蒲大夫

索隱蒲衛邑子路為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

汝恭以敬可以執勇集解駟案言恭謹謙敬

以比眾集解駟案音鼻言寬大清正眾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

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賁得過南子懼誅出

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

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蕢賁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

服虔云為孔悝之邑宰蕢賁乃與孔悝作亂索隱左傳蒯賁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

於廁疆與之盟而立蒯賁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賁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

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

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

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

造蕢賁蕢賁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

殺之蕢賁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賁懼乃下石乞壺

繫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

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集解王肅曰子路為孔

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左傳子貢為魯使齊

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集解鄭元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

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集解馬融曰周書月

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

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

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

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集解孔安國曰旨美也

安則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集解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

也集解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集解

包氏曰朽腐也奠土之墻不可朽也集解王肅曰巧墻

雕雕琢刻畫也也集解王肅曰巧墻也二者喻雖施功

猶不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非其人也集解王肅曰

成也五帝之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謂仕齊齊都臨菑與田常

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

田闞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集解孔安國對曰

曰愈猶勝也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

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集解孔安

器用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集解包氏曰瑚璉黍稷器夏

之貴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古者齊身言 卷之二十一 友傳 六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集解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

子無所集解孔安國曰無所集解又問曰

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集解鄭元曰

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集解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集解鄭

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集解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

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集解曰未足多也

諂何如孔子曰可也集解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

好禮集解鄭元曰樂謂志於集解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

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

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

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集解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

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

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集解越絕書其

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

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

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

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

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

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

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
主破國以尊臣集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
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
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
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
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
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
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
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
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
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
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
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
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
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
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
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

矣且王必惡越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
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
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
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
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
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
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
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
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
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

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按家語越

絕書並無此五字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

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集解駟案

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

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

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

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劔

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

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葬集解駟案虛音墟

有本作棘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

恐誤也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

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

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

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

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

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

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

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

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

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

應卒察隱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兵不先辨不可以

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

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

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齊人戰於艾陵左傳哀公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

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在哀公十三年越人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

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

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

戮其相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

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

轉貨賈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賈取貨利

也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

貨謂轉賈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

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字子

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地志云

在兗州即南城也與地志云南武城縣

之聲孔子莞爾而笑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

子曰二三子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卜商字子夏案家語云衛人鄭元曰溫國卜

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兮何謂也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

子曰繪事後素鄭元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

古齊齊史記

卷六十七

其倚於衡夫然後行集解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

倚於子張書諸紳集解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

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

在家必聞集解鄭元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集解馬融曰常有謙

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

在國及家必達集解馬融曰謙尊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集解馬融曰此言佞

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

在國及家必聞集解馬融曰此言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

集解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

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

字子與少孔子四十

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

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

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橫提三尺屨轂百乘然猶

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集解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括地志云

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壁渡河陽侯波

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

蛟蛟死乃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武城人正義括地志

乃毀壁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云在兗州

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

為材薄既已受業而退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

大夫集解包氏曰南游至江正義今吳國東南有澹從

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家語子

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

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

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

相反正義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集解孔安國曰魯人正義顏氏家訓云

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

來通字誤為密較可明矣處字從音呼密從音綿下俱

為必世傳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少孔子三十

寫誤也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集解包氏曰如

安得此子賤為單父宰正義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

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

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之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家語云不

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

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

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集解鄭元曰魯人家語云宋子思問

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集解孔安國曰穀

祿君無道而在其朝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

食其祿是耻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

仁乎集解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孔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弗知也集解包氏曰四者行孔子卒原憲亡在

草澤中家語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

古者有言曰言者之

卷二十七

列傳

五

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案隱家語魯人名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也繼學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姑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南宮括字子容宮縮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

蓋居南宮問孔子曰羿善射奭湯舟有窮之君篡夏后因姓焉

位其徒寒泚殺之因其室而生奭奭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羿音詣盪大浪反俱不

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禹盡力於溝

漁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容出孔

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

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

有道不廢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集解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於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案隱家語孔子家語云齊孔子曰天下

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嘗屈節為人臣

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歲字皙案隱家語音點孔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

歲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

舞而浴

沂而浴

舞而浴

舞雩詠而歸集解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莫春者

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於沂水之上風孔子喟

爾嘆曰吾與蒧也集解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集解駟案音遙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家語顏

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父子

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集解

國曰賣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

行集解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集解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馯集解徐廣臂子弘正義馯音汗顏師

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

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集解駟案矯音橋疵自移反正義漢書

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

家豎正義豎音時與反周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

光乘字羽括地志三淳于國在密州安邱羽傳齊人田

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

子蒧何正義儒林傳云何傳東武人集解徐廣王子中

同正義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同傳菑州人楊何正義

漢書云字叔元按商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瞿至楊何凡八代高柴字子羔集解鄭元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

宰正義括地志云鄆州集解包氏

未熟習而使為集解孔子曰賊夫人之子集解包氏

然後為學集解孔安國曰言治人集解孔子曰是故惡夫佞

者集解孔安國曰疾其以給集解孔子曰是故惡夫佞

漆雕開字子開集解鄭元曰魯人也正義家語云蔡人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集解孔安國曰仕進

究孔子說集解鄭元曰集解孔子說集解鄭元曰

公伯僚字子周集解馬融曰魯人正義家語有申繆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集解孔安國曰季集解孫信諧志子路也

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集解鄭元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

何

司馬耕字子牛集解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集解孔安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

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集解孔安國曰行

不難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集解孔安國曰牛兄

來學常憂懼故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曰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集解包氏曰疾病自

樊須字子遲集解鄭元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

不疚夫何憂何懼集解包氏曰疾病自

古者齊民言 卷二十七 列傳 七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

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集解孔安國曰情實也夫如是則四方之

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集解包氏曰禮義與信足

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集解鄭元曰魯人正義家語云魯少孔子十三歲

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集解馬融

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集解何晏

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集解何晏

日復猶覆

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集解何晏

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耻辱也集解何晏

遠耻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集解孔安國

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

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

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

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集解駟

日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

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家語云瞿年二十八無

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申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

國瞿年四十四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

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

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集解駟案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

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集解鄭元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

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集解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

益曰與之庾集解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集解馬融曰十六斛

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

子周急不繼富集解鄭元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集解鄭元曰魯人正義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

集解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

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

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集解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

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集解孔安國曰以司敗之

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集解駟案鱣一作鯉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集解鄭元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集解駟案魯一作曾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家語云子皙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集解鄭元曰楚人正義家語云衛人孟子

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

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

于左案隱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

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寮

秦冉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

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

申根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始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集解鄭元曰魯人正義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集解鄭人

漆雕哆字子欽集解駟案哆赤者反鄭元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孔子在衛南子招夫于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集解鄭元曰秦人

商澤集解駟案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集解鄭元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集解鄭元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

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
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集解鄭元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
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
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鄭單家
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直三人

公夏首字乘集解鄭元曰齊人

奚容蒧字子哲正義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集解鄭元曰魯
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魯人

鄒單字子家集解駟案鄒苦堯反單音善徐廣曰
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集解鄭元曰衛
正義句作鈞

罕父黑字子索集解駟案家語
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集解鄭元曰楚人
正義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魯人

顏之僕字叔集解鄭元曰魯人

樂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集解鄭元曰魯
正義縣音元

左人郢字行集解鄭元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
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集解鄭元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集解鄭元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集解鄭元曰齊人

原亢籍集解鄭元案家語曰名亢字

樂欬字子聲正義亢作亢仁勇反

廉絜字庸集解鄭元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集解鄭元曰魯人案隱家語魯人少孔

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集解鄭元曰魯人案隱家語字稱

狄黑字哲集解鄭元曰魯人案隱家語載本各異

邾巽字子歛集解鄭元曰魯人案隱家語作選字子歛

邾巽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集解鄭元案家語云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案隱家語

公西葺字子案隱家語鄭元曰魯人案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如豆琳瑯惜哉不

霸空臣
素王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七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八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

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

公叔氏痤各也為中庶子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

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八 列傳

王親往問病後魏侯之子各當曰公叔病有如不

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戰國策公

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

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

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

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

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

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

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

不悖哉秦隱疾重而悖亂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

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西入

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景姓楚之族也

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

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

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

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

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

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

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

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

鄴之前於席也語數曰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北

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興孝公曰太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

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

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音稅君

大說之耳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

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商君書非有獨知之

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商君書作必見於人也正議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

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

國不法其故索隱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苟可以

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名龍也甘氏出春秋

時甘昭公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

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

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

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不

不使之行斯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

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

湯武不循古而王商君夏殷不易禮而亡殷紂夏

也桀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

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劉氏云五

連也或為五保而相收司連坐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與

發若不糾舉則什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

敵首同賞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匿姦者與降敵

同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民有二男以上不

分異者倍其賦民有二男不別有軍功者各以率

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

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

為收斂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

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言解怠不

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斂音奴宗室非有

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

秩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

次謂各隨其家爵秩之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

無所芬華合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

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

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葺年秦民之國都言初

令之不便者以千數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也於是太子犯法

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

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

令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

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皆此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

良造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

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

於此門闕列教令當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

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

田開阡陌封疆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墾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

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元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

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

子致胙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

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

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

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

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

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

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也梁惠王曰寡人也

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

五邑號為商君集解徐廣曰引農商縣也於商二

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

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戰國策云孝公行商

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

臯索隱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

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

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

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

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說音

悅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白勝之謂彊音予

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虞舜有言曰自卑

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

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

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正義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

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

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百里奚南陽宛

人屬楚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

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

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

國之君案隱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案隱十二年諸侯

八年會晉救楚朝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

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案解韋昭五羖大夫之

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

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音體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集解鄭元曰相謂送杵聲

自勸也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

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

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

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

命謂秦君之命也言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上謂商鞅之處分令

謂秦君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左建謂

之教令外易謂在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繩秦之貴公

威權也外易謂在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繩秦之貴公

外革易君命也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何不遘死以詩

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

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

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脇者為駮乘持矛而操關集解駮案戟者集解徐

作祭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關亦作鉞同所及

反鄒誕音吐膺反祭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

古良匠造矛戟者各正義顧野王云鈹也方言云矛戟

場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鈹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

有格也旁索隱昌恃力者亡索隱此是周書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

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

五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公孫灌園於鄙勸秦王顯

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

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

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効甚明故云豈其微哉

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

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

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

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

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

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

走商邑秦隱走音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集解徐

奏走向也

北鄭縣也秦發兵攻

商君殺之於鄭集解徐廣曰池或作彭

龜或作彭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而徐廣云

反正義龜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

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

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謂天資其人為

深刻薄謂棄仁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其質矣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

公論帝王之術是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

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

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按商君書

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卒受

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集解駟案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嶺

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藉四方來賀為

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

以富國外重戰伐之常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

寵外不偏疏遠是以合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

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

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

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

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欺而

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

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印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

聚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

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

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

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

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芥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

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

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

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

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

比於邱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

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

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

者之佐哉索隱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

引之藉音昨字合作昨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昨

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

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

法逆旅

不賔

不賔

不賔

不賔

不賔

不賔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八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九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

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鴟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戰國策云蘇秦維陽軒里之人

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徙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

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集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

所居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臺注鬼谷出游數歲大困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

而歸索隱戰國策此語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

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

其書徧觀之索隱音遍觀謂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

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

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集解駟案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

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

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摩音初委反

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摩靡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摩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摩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讐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

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索隱謂王之左右素慣求說周顯王

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謂王之左右素慣世以為秦智說淺故少

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之劉氏云少謂輕之

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

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也正義又為地界里江謂岷江從涪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荆陽入海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

至勝州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

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此

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

古者齊史記 卷之二十九

古者齊史記 卷之二十九

古者齊史記 卷之二十九

天府也周禮春官有天府鄭元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秦士民之

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

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

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

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說音

史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朝鮮音北有林胡樓煩

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西有雲中九原地理志雲中九

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義二郡並

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榆林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

榆林縣南有噶沱易水其川噶沱鄭元曰噶沱出鹵城

西界噶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鹵城縣名

屬代郡噶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

呼沱河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

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

合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

匹粟支數年戰國策車七南有碣石鴈門之饒戰國策

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北

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鴈門山在代燕西門北

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

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

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

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

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

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

古者齊民要術 卷之九 及作 三

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
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地理志高帝改

曰真定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

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

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

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

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

趙正義貝冀燕趙四州七南近齊正義河北博滄德三

趙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州齊地北境與燕相

接隔黃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

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

趙肅侯世本云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

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符用友

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

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

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

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

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

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

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策云請屏

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
言已今論楚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
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
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
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
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
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
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楚東淮泗魏
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陽即韓
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
不通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

西鄙則曰陰晉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
之東邑則曰寧秦

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

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

則趙氏自操兵襄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兵自守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兵權反

地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

衛得卷則齊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

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廣曰常

山有蒲吾縣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

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
故城在鎮州常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
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

於都城 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

下矣 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

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清即漳河也在

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東有清河今貝州北有燕

國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燕固弱國

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

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

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

集解駟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案音附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

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

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掩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

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

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

也正義破人謂破前敵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索隱

謂已為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已也豈可

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正義衡音橫謂為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予秦案隱案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

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

索隱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後有長姣美人音姣說

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文云姣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

美也秦權恐惕諸侯集解駟案惕音呼曷反秦隱恐音起拱

懋義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

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集解徐

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剗白馬而盟案隱質如字又音躡以要

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謂擁

兵於曉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案隱謂趙亦涉河漳而西燕

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謂道蒲則楚絕其後謂出

秦兵之後兵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正義在洛水縣魏塞其道其

即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闕集解徐廣曰齊威王六年

平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

涉勃海正義齊從滄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

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案隱河外謂陝及曲

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正義謂同

華齊涉清河正義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

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六國之

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實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

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

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

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

繡千純集解駟案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

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東也以約諸

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

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

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

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于是說韓宣惠王世本韓

子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鞏二邑本屬東周後為

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集解徐廣曰商一作常劉

適秦楚之險塞也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

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

東有宛穰洧水集解駟案宛於袁反洧于鬼反地

南方南有陘山集解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

三十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

從韓出谿子集解駟案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

柘弩及少府時力距來者集解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

作之得時力倍于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
足以距來敵也索隱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
之弩其名並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
其淮南子

暇止索隱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之而射也故下
舉足踏弩兩手正義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
揆機然後發之

遠者括蔽洞宵近者鏑身心韓卒之劍
戰皆出於冥山集解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
不見冥山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

北索隱郭象云冥山在棠谿集解徐廣曰汝南吳房有
手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棠谿亭正義故城在豫州
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

墨陽集解駟案淮南子合博集解
論云有棠谿之劍是墨陽曰墨陽之莫邪也
駟案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戰鄧師宛馮集解徐廣
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馮池索隱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龍淵太阿集解駟案
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
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
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

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大阿索隱案晉太康地理
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
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
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
黃所以為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日棠谿二

日墨陽三日合博四日鄧師五日宛馮六日龍泉七日
太阿八日莫邪九日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皆
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

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集解徐廣曰
陽城出鐵索隱
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蓋鐵幕鄒誕云莫一
作狎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

革抉集解徐廣曰一作決索隱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
楯也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

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
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

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

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鄭元注禮云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效猶呈見也

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

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

聞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

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

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于是韓

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

呼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

奉社稷以從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

又說魏襄王王子名嗣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

日在陳汝南許郟集解徐廣曰在潁川於憶切

川有許郟二縣又有郟陵縣郟郟不同必有

舞陽新都新郟集解馮案地理志云潁川有昆陽舞陽縣

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郟屬汝南按新郟即接

邱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于此更名宋新都屬

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郟無新都二字正義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

煮棗集解徐廣曰在宛句無胥其地闕西有長城

之界北有河外謂河南地卷衍酸棗集解徐廣曰滎陽卷

縣有長城經陽武到

古者齊見言 卷二十九 亥傳 一

古者齊見言 卷二十九 亥傳 一

密衍地名密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

說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

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無之數曾無所芻

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鞫鞫

殷音若有三軍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

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衡音卒有秦患

忽反卒音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

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

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謂為秦築宮備其巡受

冠帶祠春秋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臣竊為大王

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傲卒三千人禽夫差於于遂

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

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

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在蘇州吳縣

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

蘇禽於于遂相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

野今衛州城是也周豈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

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案漢書刑法

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

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索隱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

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資糧糧中音

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音

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蒼

頭二十萬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眾奮擊二十萬

廝徒十萬廝音斯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

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

謂割地獻秦以効已之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

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

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

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

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

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

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

此効猶呈見也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

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

說齊宣王索隱世本名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

有清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

索隱高誘注戰國策進如鋒矢索隱戰國策作疾如錐

云五家即五國也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雖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

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

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

海也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勃海臨菑之中

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

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

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築似琴而大頭

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集解駟案劉向別錄曰蹇鞠者

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上知有材也皆因戲而講

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

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般人足

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

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

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

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過衛陽晉之道集解徐廣曰魏哀一一年秦拔魏蒲

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言秦伐

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

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衛下邑也陽徑乎亢父之險

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索隱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車不得方軌

國正義言不得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

兩車並行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狼性怯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恫疑虛喝集解駟案呼葛反索隱恫音通恫恐懼之

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驕矜而不敢進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則秦之不能害齊亦

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集解徐廣曰今之武陵地正義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集解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巫郡夔州巫山縣東有夏州海陽集解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亂撰恒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秦隱裴駙據左傳及車亂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

關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大江中州也南有洞庭蒼梧索隱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北有陘塞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蒼梧山在道州南郇陽集解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舊陶邑變為桐邑固陰變為團陰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順陽故城在鄭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

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
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
郢動矣集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鄢鄉故城在襄
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
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
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執計之
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
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
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
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
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
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
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
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
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
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
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
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
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

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

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

無所終薄集解駟案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

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

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

侯各發使送之甚眾疑於王者索隱疑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

懼除道使人郊勞集解駟案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

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

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委蛇謂面

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集解蘇秦服即匍匐並音蒲仆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集解蘇周曰蘇

秦字季子索隱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蘇秦喟然嘆

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嘆

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

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

澤最為膏腴故曰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

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

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

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

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

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

從約書於秦索隱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

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

為易 秦兵不敢闖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

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

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而從約皆

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

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

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

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

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

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劉氏云當時慶弔應齊王

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

不食烏喙者集解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音卓

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

死同患也索隱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

也斃音弊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

長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傲其後以招

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索隱愀音自酋

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

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

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

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

古者齊史記 卷之二十九 齊 七
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

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

口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

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

僵而棄酒詳音羊詳詳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

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

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

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

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

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

卿集解徐廣曰燕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

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

王卒集解徐廣曰易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

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集解駟案風俗

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齊王

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

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

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

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集解徐廣曰蘇秦既

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

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

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

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

此必使王重矣正義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

也或作齊強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

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集解徐廣曰齊覆三軍而

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

五千乘之大宋正義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

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

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

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

黃河又一流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防集解徐廣曰濟

北廬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

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傲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濟州以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

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傲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

正義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

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

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質燕相子之

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

報燕燕王嘗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

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

王嘗子之集解徐廣曰是周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

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

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涇陽君

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秦必不受秦非

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正義秦相親共伐宋秦得

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及蘇代恐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

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燕前有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正義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強大正義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齊讎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

方七百里

正義謂山戎北狄附齊者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

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

集解

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物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持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正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正義謂紫色冕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正義謂紫色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強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強

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挑田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挑田

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符也其大上計破秦其

次必長賓之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棄關西秦挾賓以

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

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

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

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

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集解徐廣曰馮

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

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

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

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

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

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

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

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

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

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

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

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

嘗有德蘇氏于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

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
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

集解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枳支而國亡集解徐廣

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 正義按西陵在黃州

三十年秦拔楚鄢正義齊得宋而亡國正義年表云齊潛

擊潛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

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

暴正告天下索隱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

於汶集解駟案眉貧反索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夏音暇

盛漲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巴水名

時也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

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

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集解駟案戰國策曰秦

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

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

即五湖與劉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宛縣之智者不

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易曰射隼於高

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

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

少山索隱地名近宜陽也正義在懷

太行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一曰而斷太行正

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直陽平

也隔也二曰而莫不盡繇音搖我離兩周而觸鄭正

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觸五日而國舉兵以離二周也而

新鄭州韓國都拔矣

乃觸擊於鄭故五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

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卷軌免反劉伯莊云

我下軹道南陽封冀集解徐廣曰雷陵有軹道亭河東

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非也又音邱權反按舉

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

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行字原當為東京及卷皆屬滎陽

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

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

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

包兩周集解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乘夏水浮輕舟

強弩在前鏃戈在後集解徐廣曰鏃由冉反正義決滎

口魏無大梁索隱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決白馬

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

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決宿胥之口集解徐

在曹州兗胸縣西南三十五里正義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

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淇淇口東因宿胥故

瀆開白溝道淇二水入焉索隱紀魏無虛頓邱集解

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索隱虛頓邱地名

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虛頓邱地名

與酸棗相近正義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州故城

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

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

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

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秦令齊滅宋

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

古晉書紀 卷之二十九 友傳 三

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

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

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也重猶附也尊則

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

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郟郟音盲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郟縣名在江夏

山縣本漢郟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郟縣之阨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

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郟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

得請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解也秦與魏

地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

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

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車兵相續也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因則使

太后弟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穰侯魏冉也母太

也適燕者曰以膠東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

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郟阨適齊者曰以宋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

賈之戰集解駟案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

岸門之戰集解駟案魏哀王十年秦敗我岸門

高商之戰集解駟案魏襄王二十二年趙秦之

趙莊之戰集解駟案趙肅侯二十二年趙秦之

不見戰事

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秦隱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秦隱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蘇秦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鶴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

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

母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台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六十九

